

瓦房村那棵古树

■余盛亮

在桐梓县狮溪镇瓦房村驻村的那段时光，青山连绵，阡陌纵横，乡村里的一草一木，都沉淀成心底难忘的记忆。村落中伫立着一棵千年银杏树，每每回望驻村岁月，这棵苍劲古朴的老树，总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初到村子，初见古树，内心满是震撼。树干粗壮敦实，身形格外魁梧，足足要七八位成年人伸开手臂，相互依偎合围，才能将树干环抱一周。树皮布满深浅沟壑，层层叠叠的纹路，是千百年风雨洗礼、岁月沉淀留下的印记。一道道褶皱之间，藏着山村悠悠过往，也承载着一方乡土代代相传的烟火旧事。

古树深深扎根故土，历经世事沧桑，始终傲然挺立，年年枝叶繁盛。春日暖阳拂面，嫩绿的新叶慢慢舒展，扇形小叶缀满枝头，静谧的山村瞬间焕发出勃勃生机。盛夏炎炎烈日之下，庞大的树冠层层舒展，宛如撑开一柄巨型绿伞，遮挡住酷暑骄阳。树下成了村民歇脚闲谈的好去处，孩童追逐嬉闹，乡音此起彼伏，处处都是淳朴热闹的人间烟火。秋风掠过山林，满树绿叶慢慢染上金黄，片片落叶随风飘零，铺就一地温暖秋色。即便寒冬霜雪降临，老树依旧身姿挺拔，默默守护着整座村庄。

驻村的日子，这棵银杏默默陪伴着我走过朝夕。日常走村入户，走访民情，处理村里大小琐事，奔波劳累过后，我总习惯来到树下静静伫立。抬头仰望高耸的枝干，聆听枝叶间沙沙风声，内心的疲惫与焦躁，都会慢慢平复下来。古树缄默无言，日复一日见证村

庄日出日落，看着乡间风貌悄然变迁，守着邻里百姓安稳生活，任凭岁月流转，始终沉稳安然。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这棵老银杏护佑着瓦房村世世代代的乡民。千百年时光里，古树早已与村庄融为一体，成为村民心中安稳的精神寄托。驻村期间，老树见证我每日奔波忙碌，也安顿着我扎根乡村的心境。闲暇时倚着粗壮树干思索工作，伴着林间清风放空身心，一树一景，尽数融入充实质朴的驻村日常。

如今驻村工作圆满落幕，我辞别瓦房村，离开熟悉的山野田园，也告别了朝夕相伴的千年银杏。身在别处，心中却时常牵挂这棵老树。再也不能日日途经树下，不能抬头凝望繁茂枝叶，再也感受不到树下悠然惬意的时光，心底不由得生出浓浓的眷恋与不舍。

古树扎根乡土，千年不曾挪动分毫，而我们只是乡土岁月里匆匆的过客。短暂的驻村生涯，因为这棵银杏，多了一份厚重绵长的念想。老树饱经风霜却依旧生机盎然，坚韧沉稳的风骨，也悄悄浸润着我的心性。离别之后，山间景物渐渐远去，唯有这棵千年银杏，牢牢镌刻在心底深处。

山水相隔，思念依旧绵长。往后日子里，我总会记得狮溪镇瓦房村的这棵古树，记得它挺拔伟岸的身姿，记得四季变换的林间景致，记得树下淳朴乡情与难忘岁月。一段驻村往事，一树千年风骨，化作心底悠悠牵挂，岁岁珍藏，永不淡忘。

(作者单位: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工农小学)

日出日落 乡间风貌悄然变迁 守着邻里百姓安稳生活 任凭岁月流转 始终沉稳安然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 这棵老银杏护佑着瓦房村世世代代的乡民 千百年时光里 古树早已与村庄融为一体 成为村民心中安稳的精神寄托

驻村期间 老树见证我每日奔波忙碌 也安顿着我扎根乡村的心境 闲暇时倚着粗壮树干思索工作 伴着林间清风放空身心 一树一景 尽数融入充实质朴的驻村日常

如今驻村工作圆满落幕 我辞别瓦房村 离开熟悉的山野田园 也告别了朝夕相伴的千年银杏 身在别处 心中却时常牵挂这棵老树

再也不能日日途经树下 不能抬头凝望繁茂枝叶 再也感受不到树下悠然惬意的时光 心底不由得生出浓浓的眷恋与不舍

古树扎根乡土 千年不曾挪动分毫 而我们只是乡土岁月里匆匆的过客 短暂的驻村生涯 因为这棵银杏 多了一份厚重绵长的念想

老树饱经风霜却依旧生机盎然 坚韧沉稳的风骨 也悄悄浸润着我的心性 离别之后 山间景物渐渐远去 唯有这棵千年银杏 牢牢镌刻在心底深处

山水相隔 思念依旧绵长 往后日子里 我总会记得狮溪镇瓦房村的这棵古树 记得它挺拔伟岸的身姿 记得四季变换的林间景致 记得树下淳朴乡情与难忘岁月 一段驻村往事 一树千年风骨 化作心底悠悠牵挂 岁岁珍藏 永不淡忘

陈艺灵 2026年5月28日

《(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

■百里杜鹃管理区夏木管理区夏木小学教师代登科书

竹

■仁怀市盐津第二小学508班 陈艺灵

有人喜欢傲霜傲雪、凌寒绽放的梅，有人喜欢深山幽谷、芳华自赏的兰，有人喜欢与世无争、清高隐逸的菊。而我独爱竹，爱它亭亭玉立的身姿，更爱它坚韧不拔的风骨。

竹子是自然界的生长奇迹，它的生长速度快得惊人，以毛竹为代表的速生竹种，仅仅需要6周的时间，就能拔节长到15米高。更特别的是，一般情况下，竹子成株后只会向上生长，不会再增粗，它的粗部早在竹笋破土时就已注定，这份“定形后仍向上生长”的特质，恰如君子坚守本心、不断奋进的品格。

竹叶如碧玉般青翠欲滴，清风拂过，竹叶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像一曲清脆悦耳的自然乐章。竹叶呈修长的披针形，密密匝匝地簇拥在枝头，通常长7.5~16厘米，宽1~2厘米。它们始终挺立在竹梢，无论风吹雨打，永远保持着鲜活的翠绿——那绿浓得发黑，深得出奇，仿佛有生命在叶片间流动。当你走进一片竹林时，一阵风吹来，竹叶的清香便扑面而来，沁人心脾。

竹子还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深受历代诗人的钟爱。郑板桥的“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便是家喻户晓的咏竹名句。郑板桥一生爱竹、画竹，更以竹自比，将竹的精神刻进了自己的风骨里。

竹子，正直刚强，无私奉献，它身上承载着我们每个人都该学习的精神：自强不息、不屈不挠、虚怀若谷。做人当如竹，向上生长，向阳而行，在风雨中坚守本心，在岁月里挺拔不屈。

(作者单位:黔南州税务局)

小蜗居,大乐园

■都匀十六小四(2)班 姚芷芊

我有一个小小的“窝”，它就是我的书房兼卧室，也是我的乐园。它不像豪华别墅那样漂亮，也不像喧嚣的街市那样热闹，更不像宫殿那样气派，但它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我的小房间里，墙壁雪白雪白的，窗户是浅浅的蓝色，窗台上还摆着我养的百合花，我给它取名“雪儿”。书桌上的时钟嘀嗒嘀嗒地走着，好像每天都在提醒我：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不要浪费光阴。书桌旁立着一个大大的书柜，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每当我翻开书本，就像走进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学到了好多新知识，也感受到了阅读的快乐。

我的乐园，还是我走向成功的小帮手。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为了在书法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每天晚上都在房间里练字。遇到难写的字时，小房间好像在对我说：“别放弃，多练几次就会了！”当我有点想偷懒时，它又好像在鼓励我：“再坚持一下，你一定可以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我在比赛里拿到了好成绩，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这个小小的房间，不仅让我收获了快乐，还教会了我勇敢面对成功和失败。它永远是我温暖、最坚强的后盾，是我心中独一无二的乐园。

指导老师:王开碧



《小雏菊》

■都匀一幼中四班 陈籽溢 指导老师:张文雅

我想问问他

■邓炜正

小时候听家族里的老人讲，新中国成立前，贵定庙会最盛大的活动，要数“抬阁”巡游。能被选上“抬阁”的孩子，相貌周正还在其次，更得是家风纯正、品行端正的人家出身。父亲小时候就多次入选，整支巡游队伍从东门江西会馆出发，经大十字，绕道南街、西街、北街，再转回东门，沿途锣鼓喧天，整座老城都跟着沸腾起来。

但这些年热热闹闹的旧事，到底不如童年里一个寻常的下午记得深。那年暑假，父亲带我们五兄弟去西门河学游泳，那段河道在菜篮桥和浑水湾之间，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我们在水里泡了一下午，上岸拍着湿冷的胳膊收拾衣服时，父亲从兜里摸出一枚咸鸭蛋，慢慢剥去蛋壳，指尖小心翼翼地剥蛋白蛋黄匀成五份递过来。他笑着说：“游泳最能磨炼心性、强健体魄，你们五兄弟也要好好练习。以后这地方就叫鸭蛋湾，得空我就带你们来。”又能玩水又能吃到咸香的鸭蛋，我们兄弟乐得直蹦。我仰头问他为什么不吃，他只是笑着，没有答话。

那时候我总觉得父亲小气。他写得一手好字，却从不愿意主动教我练字。上学时好多同学字写得比我好，我常常因为写字差挨老师批评，背着打了低分的作业本红着眼回家，和家里兄弟比写字也总落于下风。唯独这些时候，他才肯开口点拨一两句：“字格不能太满，要留有余地，字才能和你人一样清爽。”“这一横放开写，就比你三哥写得好。”“这撇再拉长些，就能赶上你大哥。”话说到这就打住，再多一句诀窍也不肯讲。我心里憋了好多年的气，怨他藏着本事不肯全教给我。我问他为什么不把所有方法都告诉我，让我一下超过所有人，他还是笑着，没有答话。

唯独对我工作上的事，他上心到了极点。1995年我进贵定税务系统，报到第一天他就专门叮嘱：“别只盯着税务检查那点本职工作，多看看县里各家企业的经营情况。走访一家，就写一份实打实的调研报告，别应付了事。”不管白天忙到多晚，我写完的稿子他都要逐字逐句帮我改，连标点的疏漏都要圈出来。入职才半年，我写的三篇调研文章就登上了《贵州税务》杂志。

家里进门最显眼的墙上，原先专门用

来挂着他刚写好的书法作品。我的文章刊发后，他当即把自己的字摘了下来，把我印着铅字的文章端端正正挂了上去。后来我得的奖状、工作证书、每一篇发表的文章，他都像收宝贝似的攒着，一张接一张往墙上添，连边角都磨得平平整整。记得最后添上去的，是我调去都匀的工作调令复印件。他还特意给这面墙起了个郑重的名字，叫“邓炜正同学专栏”。我问他怎么不挂自己的新作品，反倒把我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摆得满满都是，他依旧笑着，没有答话。

母亲走了几年后，我调去都匀工作，逢节假日雷打不动回贵定看望父亲。他知道我要回来，总提前大半天去菜场挑我爱吃的菜，守着炉子炖上。一家人围在火炉边，斟上二两酒，天南海北地聊：从上古典讲到地方轶事，从国际新闻到街上的新鲜事，从过去的苦日子到新修的高速路，从家乡地理风貌到老城修缮规划，就连养生、种菜这些琐碎事，我们也能聊到一处。我有不懂的问他，他就端着酒杯慢慢给我讲，常常讲到深夜，火苗都快烧尽了他还兴致不减。那时候我问什么他都懂，什么都愿意回答。

前几天我在州档案馆连夜扫描父亲的书法作品，筹备编《邓公开应诗联墨迹选》。整理时遇到好些拿不准的字、记不清来历的联句、乃至整个书的结构分布，我下意识就想：等忙完这阵，给父亲打个电话问问他。

捧着扫好的文件走下档案馆楼梯的时候，冷风一吹我才猛地反应过来——我现在编的这本书，本来就是邓公十年祭啊。胸口忽然堵得发慌，这么多年沉在心底的思念，原来全藏在这些没说出口的话里。

那枚咸香的鸭蛋、那片叫鸭蛋湾的河滩、那面挂了二十多年的“专栏”墙、那些火炉边没聊完的深夜长谈——父亲这辈人从不讲什么大道理。他只是把一枚蛋匀成五份，把一个无名河湾变成我们兄弟儿子的童年烙印，把一面最显眼的墙都让给儿子的微小进步。然后把所有没说出口的答案，都留在了我再也没找出去的那个电话里。

(作者单位:黔南州税务局)

一针一线代代传

■安龙县第一中学高二(5)班 王祖鑫

我是在一个小苗寨长大的。小时候，最爱挨着外婆坐。木楼里飘着炊烟，山风吹过来，听她讲那些一辈传一辈的老故事。可所有故事里，最让我挪不开眼的，是她手里的针线，那些花啊鸟啊，她一针一针就能绣活了。我最念念不忘的，就是苗家嫁衣。

那时候村里热闹，小孩玩到天黑都不肯回家。老人们聚在一起，戴着老花镜，一边聊天一边做针线。外婆总爱拉我过去，手把手教我怎么拿针、怎么走线。可我心野，总想往外跑，嫌她唠叨。她也不恼，还是慢悠悠地说：“现在开始学，以后你绣得肯定最漂亮，别人都比不上。”

不知道从哪天起，我看着她一针一线地绣，竟着了迷。外婆看出我想试，就从我手边撕下一块碎布递给我：“拿去玩。”我嫌布小，她笑着说：“新手糟蹋好布，可惜了。”她指着柜子里的嫁衣，一脸得意：“这套是你舅的，这套是你小姨的，你妈妈当年出嫁那套，也是我绣的。”

我盯着她的双手。那双手全是厚茧，掌心的纹路都磨平了，可拿起针来，比谁都快、都稳。她绣的蝴蝶，翅膀像要扇动。她舍不得歇，一副老花镜擦了又擦，伏在油灯下，一坐就是大半夜。那一针一线之间，不只是好看的花样，更藏着对儿女的祝福。

后来我长大了，一有空就跑去跟她学。她高兴得很，恨不得把会的全塞给我。

做一件苗家嫁衣，要好道道工序。外婆说，得先种麻、搓线、织布，再画蜡、染布，最后才是刺绣。每一步都急不得。

先说种麻。外婆会按时种下去，三个月左右收了，在太阳下晒一两个星期。然后剥皮，把皮搓成条，缠在一个大圆环架子上。她负责煮，我负责转架子。搓好的线跟木柴烧的灰一起焖煮十几个小时，再用清水洗。一遍又一遍，黄绿色的线就变成了白色。晒干后，把线收起来缠在小木棍上，就成了梭。

我上学后，很多工序都没能学着做。可外婆从来不怪我。但凡关键步骤，她都会停下手里的活，等我放假回家，再陪着我一起做。

到了织布的时候，我坐在织布机前，脚踩着踏板，手里拿梭穿来

穿去。穿一个来回，摆一下，布就一寸一寸地长出来，很神奇。可我总是出错，不是线绞在一起，就是织布机卡住。外婆总是不急不恼，慢慢帮我调。我才明白，织布要的是耐心和细致。

再往后就是蜡染。我从没敢上手，怕把布给毁了。外婆蹲在一旁，手里握着一把蜡染刀，蘸上碗里的蜡油，照着布上提前画好的图案往下描。她手法稳，从不出错，一边描一边给我讲要注意什么。很快，图案就描出来了。

蜡染完，才开始真正费神的刺绣。

外婆边教边绣给我看，“这样裙子的三分之二就做好了。”整套嫁衣，部件多得很，裙围、腰围，前面垂到膝盖的长围裙，后面叠三层的下围裙。衣身、衣袖、衣领也都要绣花。连出嫁时戴的帽子、穿的布鞋、裹小腿的护围，都得一针一针地绣。花样多得数不清，不是一两年能做完的。

我的那套待嫁苗衣，妈妈前前后后绣了七八年。她从我还是个小娃娃时就开始绣，一直绣到我出嫁的那一天。绣完我的，还要绣弟弟的。好像一绣就是一辈子。外婆们绣完儿女的，又接着绣子孙的。她们就这样一代一代地绣下去。

后来村子慢慢变了样。新东西涌进来，老习俗被冲淡了不少。可老人们手里的针线一直没停。我摸着她们布满老茧的手，忽然听懂了外婆当年那句“不要忘记”，所谓传承，不是把东西锁在柜子里，而是苗绣的线，一头牵着祖辈，一头拽在我们手里。

我真希望这穿梭的针线能一直往下传。把长辈的祝福和对苗家的念想，一针一线绣进后辈的日子，绣出看得见的幸福，绣出摸得着的美满。

每次穿上那件待嫁的苗衣，银饰沉甸甸的，走起路来叮当作响。衣襟上的鲜活如昨，就像把外婆和妈妈的好多年穿在了身上。那一刻的骄傲和踏实，是真的，为她们那双磨出厚茧却依然灵巧的手，为那些油灯下熬过的夜晚，为这从未间断过的苗家手艺，也为我们肩上“接好针线”的那份心。

外婆，我没有忘。

指导老师:王云